



零度惊悚之旅

焚身之爱

FENSHENZHAI

所有人都活在焚身之爱的恐慌中，每次做爱都像俄罗斯轮盘赌。而那支横空出世的疫苗，对于惶恐的疫城不知是黎明的曙光还是更大的深渊……

老猫/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第一章 怪病缠身

【1】

这是两个生活轨迹截然不同的人，谢丹青给超市配菜的时候，麦丽一般还在睡觉；谢丹青给孩子做饭的时候，麦丽则在酒店里和索江调情。她们生活环境天上地下，倒起来却是一样的。

第二章 淹死自己

【8】

一个年轻女人，躺在浴缸里，准确地说，是浸泡在浴缸里，就像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美女标本，头一眼的感觉是相当的香艳。

第三章 “疯子”

【16】

她一点都没感觉到疼，只感觉眼前慢慢出现了红色氤氲，越来越浓重。剪子被拿走了，上面戳着一个圆圆的东西……

第四章 隔离区

【22】

蒋昆“嗷嗷”地大叫起来。小枚闻到了一股奇怪的肉香，像食堂做的红烧肉的味道。接着，她就觉得有液体滴到了自己的身上。

第五章 大逃亡

【28】

那个男人在狂笑中眼珠突出，变得通红。接着“呼”地一下，一尺多高的火苗从他嘴里喷薄而出……他喝下去的酒精，成了最好的助燃剂。

第六章 院长的潜规则

【34】

办公室里再也没有打情骂俏，手机里不再有暧昧的短信传来传去，通信公司的营业额大幅度下降。许多夫妻也开始分床睡，生孩子的计划被推迟……

第七章
【43】

女人的MSN

索江的怒火还在燃烧，自己为她做了这么多，不仅得不到一句感激，还被背叛得如此彻底。这样的女人，活该浑身无力，最好快些死去。

第八章
【48】

爱？谁能肯定

我看这个世界上，没人能说得清楚爱还是不爱。你们还在为所谓的爱情感动呢，可你们的DNA不认账了，它们就变成病毒了。

第九章
【53】

美女也有过去（上）

如果一个女人看见的只是眼前这一块，那么她就是安全的。如果她的眼界开了，知道在城市里换一个角度，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，那就危险了。

第十章
【60】

美女也有过去（下）

韩阿姨消失了，剩下她一个人，在陌生的房间里。麦丽看着自己的箱子，感觉自己就像是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。这班车她能搭上吗？

第十一章
【64】

疫区重围

没想到大家还没去找她算账，她自己倒送上门来。于是激动的人开始向前涌，挥舞着手臂，似乎想把李蔚给撕碎。

第十二章
【71】

我爱她，也爱你

鲍珞奇的体温奇高，浑身都起满了燎泡，皮肤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，干巴巴的，像素鸡腿。“求求你们了，想办法让我死吧。”

第十三章
【77】

杀机顿起

男人说爱女人的时候，想的是五分钟后能不能上床；女人说爱男人的时候，想的是后半辈子有没有指望。

第十四章 【84】

濒死遗言

一把刀子向她的胸口插过来。她想叫鲍珞奇救自己，可是鲍珞奇却拼命地躲到她的身后，任凭利刃把她刺穿。

第十五章 【88】

焚身

燃烧的火焰并不大，但却燃烧得很彻底，连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没有留下，床上聚积了一个白色的人形的灰堆。

第十六章 【93】

车场陈尸

一看见尸体邹放就是一愣……怎么这家伙把自己烧死后又活过来，然后又跑到这里，重新死了一遍？

第十七章 【99】

就怕万一

也许这种时候，只有老年人出来才是安全的，没有顾忌的吧？他们已经看透了，爱与不爱都不是那么重要。而他们的孩子，正蜷缩在房屋中，惊恐地看着外面的一切。

第十八章 【107】

包夜女生

索江留恋地回头看了眼放在桌子上的鸡蛋面，还冒着热气呢。他心想，要是能吃上一口就好了。

第十九章 【117】

寻找现金

这种病到底是什么引起的，就连最权威的专家都还说不清楚。那我凭什么呢？怕就不做爱了？”

第二十章 【123】

异血

对于麦丽和索江，她冷眼旁观，爱得如胶似漆，却长不了。太无缘无故了。韩阿姨想。年轻人的忠诚，来得快去得猛，他们只知道燃烧，不知道保留余地。

- 第二十一章 邮箱之祸
【130】 韩阿姨的血液中，充斥着黄家宝再熟悉不过的克雷兹病毒，就像是病毒在赶集……
- 第二十二章 三胞胎
【138】 即便是忠诚与报恩，也不能证明爱……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爱，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爱，还被自己的故事感动着。
- 第二十三章 疫苗
【149】 动物压根就不感染克雷兹病毒，从老鼠到兔子，也许因为它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……也许它们是不会撒谎，不会蒙骗，这是天然免疫。
- 第二十四章 试验人
【156】 护士拿起注射器，缓缓地把液体吸进去。那种蓝色涌动，深不可测。
- 第二十五章 大骗局
【163】 你等着看好了。用不了几天，满大街都是行尸走肉一样的人群。大家都和僵尸一样，戴着面具一样。
- 第二十六章 庆功酒会
【168】 黄家宝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其实疫苗还很不成熟，会带来一部分副作用。”声音不大，却如同炸雷，整个大厅都静了下来。
- 第二十七章 劫持
【174】 黄家宝下了车就觉得这地方眼熟，仔细打量，这不是格莱美大道吗？他们把自己带这来干什么？
- 第二十八章 催情药（上）
【179】 邹放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定力的男人，可这一回他错了……他被压在床上，快感袭遍全身，恐惧却荡漾在心头。

第二十九章
【186】

催情药(下)

其实好多人都想不开，没有表情有什么了不起？本来那些表情就全是假的，没有表情还省心呢，不用瞎猜了。

第三十章
【192】

信用卡

萧广涛心里有点奇怪，这个小妖精到底有什么狐媚手段，先迷住了鲍珞奇，又在鲍珞奇死了没多久，把一个警察搞得五迷三道。

第三十一章
【198】

说明会

提问的记者倒是不慌不忙，从包里拿出了几张纸。他说：“我也有一份协议，和网上的那份内容相同，盖着卫生局防疫中心的章，还有魏柠的亲笔签名。”

第三十二章
【205】

死亡取款

李蔚的裙子挂带挂在车子的反光镜上，车子就这样拖着她向前飞奔，拖曳出了长长的血迹。

第三十三章
【209】

墓区

黄家宝依次看下去，他看到了鲍珞奇，看到了谢丹青，看到了许许多多熟悉的名字……他逐渐明白了，这里就是克雷兹病死者的集中墓地。

尾 声
【214】

早熟的孩子

第一章 怪病缠身

这是两个生活轨迹截然不同的人，谢丹青给超市配菜的时候，麦丽一般还在睡觉；谢丹青给孩子做饭的时候，麦丽则在酒店里和索江调情。她们生活环境天上地下，倒起霉来却是一样的。

春天花会开。大地颜色加重，空气开始湿润，米兰挺拔，吊兰吐出新枝。人们记忆力增强，走路更加有劲，对金钱的渴望翻倍，而且在疲惫地奔波之余，依旧沉迷性事。一夜情与婚外情，被越来越多的人津津乐道。

为什么人们蠢蠢欲动？那是因为一切都还有希望。

只有麦丽浑身苍白地看着窗外，的确是苍白，而且无力，显得和春天格格不入。她的嘴唇几乎没有血色，几近半透明，那是因为血色素过低。她的眼睛大却无神，那是因为她看到的季节与自己无关。她的病房设在高高酒店式公寓里，韩阿姨每天都会来打扫卫生，照顾起居。麦丽让韩阿姨拉开厚重的窗帘，春天的阳光就洒进来。阳光照进房间，灰尘开始跳舞；阳光照在床上，被褥更加柔软，阳光照在韩阿姨的头发上，头发好像能站起来。

阳光照在麦丽身上，麦丽浑身依旧苍白。希望是别人的，不是麦丽的。

这是一种怪病，不是艾滋，不是白血病，不是非典型肺炎，不是禽流感，就是苍白，就是没力气，谁都说不清是什么。几个大医院的专家来会诊，没闹懂，也不知道该下什么药，说可能是肌无力吧，先当这个病治治

看。去看中医，中医说，需要静养，不能打扰，要安神。索江就给麦丽租了很高档的公寓，楼层很高，楼道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绝对安静。

力气一点一点地消失，像衣服被一丝一缕地抽走，关节里是冰一样的温度。本来还能下楼走走，可现在只能走到窗前。麦丽知道，迟早有一天，自己的生活将不能自理，她只能躺在床上，由韩阿姨或者索江端屎端尿；她光滑洁白的皮肤上将长出褥疮；她丰满的身体将消瘦塌陷，然后，她的心脏将无力跳动，血液凝固，嘴唇干枯。她将不能思想，成为一具美丽的枯尸。

“离开我，去找健康的女孩。”麦丽曾对索江说。

“不，我要守着你。”索江抱着她，像一个孩子抱着另一个孩子。

“你这是客气。”麦丽继续说，说话对她来说也有些吃力。

“不是。”索江简洁地说。

“那就是标榜。你需要找个台阶来结束我们的关系，而且还要减轻心理负担。”

“需要减轻负担的是你。”索江累了一天，不想再进行过分严肃的谈话。他闭上了眼睛，双手开始在麦丽身上摸索。

麦丽想躲，却没有力气扭动身躯。想迎合，也没有力气扭动身躯。她开始觉得索江的行动很无聊。她原来是喜欢的，可现在厌恶。

索江试了一下，不行，再试一下，还是不行。麦丽皱起了眉头，觉得疼。索江只好停下来，叹口气。

“离开我，去找健康的女孩。”麦丽重新说。

“就不，我就要守着你，你能好起来。”索江几乎是在赌气。

“你肯定会失望，然后绝望。”麦丽说。

索江依旧抱着她，人却睡去。

没人说得清楚索江为什么有钱。他没有什么奋斗的经历，只有一个神

秘的爸爸。索江不需要第一桶金，他天生就有了无数桶金。他买下带洋楼的院落，开着公司，做着莫名其妙的买卖，也不知道挣不挣钱。但他的确有用不完的钱，和社会上很多莫名其妙的有钱男人一模一样。总之，一切都很不错，他本来可以和麦丽过着童话一样的生活，这是每个年轻人的期望。

照理说，索江可以依旧花天酒地，不受道德规范的限制，或者说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。以前索江也是这么做的，喜欢和女演员女模特混在一起。可遇到麦丽以后，索江突然变化了，他似乎把麦丽当成自己唯一的女人，并且决定从此不离不弃。

这样不合逻辑，但这的确是真的。外人也许觉得是浪子回头，而索江只是认为，到时候了。

索江说：“我累了，我现在要一个淳朴美丽的人，守得住的那种。”

索江决定守着，至少目前没有打算按照麦丽说的去做。完全没有这个必要，麦丽是会好的，也许这就像感冒一样。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支付任何额度的医疗费用。如果可以，甚至能让麦丽去国外治疗，一切都没有问题。他认为所有状况，尽在掌握。

有钱的年轻男人一旦变得纯情，那他就是最理想的爱人人选。可麦丽病了，这让她感觉，自己消受不起命运的偏爱。

“麦小姐，屋子收拾完了，您该吃药了。”韩阿姨站在眺望的麦丽身边，她比麦丽要矮，脸上皱纹很多，却僵直缺少柔和。她说话语调平缓，不带情绪，语言简短，不该说的不会说。这符合索江的要求——千万不能让麦丽有波动。

麦丽接过药丸，蓝色的，还有粉红色的，吞下。她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，没人告诉她，没人解释，她只管吃。

韩阿姨递上水。麦丽接过来，觉得水杯很沉。

她问：“韩阿姨，你说男人和女人之间，有那种愿意守着你的，看着

你的，为你付出不求回报的关系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韩阿姨干脆地说。她真是个无趣的人。

“那为什么男人和女人还喜欢在一起？”

“只是过日子而已。”韩阿姨帮麦丽托了下杯子，“人需要有个伴，搭个帮。”

“是吗？可我觉得还是有的。你看索江，我想他是爱我的。”麦丽无聊地找了个现成的例子，试图争辩。

“索先生有钱，不用像普通人一样操心，所以他能爱你。我们普通人，要吃，要喝，要住房子，要养孩子，事情太繁杂，总是那么累，没有力气去爱了。”韩阿姨说，“吊兰需要剪枝了，明天我带把剪子来。”

“好。”麦丽听从了韩阿姨，结束了这个话题。

可她还在想，如果索江很穷，他还会坚持得住吗？租房看病买药，她算过，每天的消耗大约一千多块。

麦丽想到过死，结束这一切。可是所有适合杀死自己的工具都被索江收起来了。上吊搬不动桌椅，跳楼打不开窗户。人活到这个份儿上，太没意思。

“索先生说，今天会去买轮椅，这样可以带你出去。老憋着也不好。”韩阿姨说。

哦，我要坐轮椅了。麦丽想，两个月前根本不会知道，自己会沦落到这个地步。

她回到床上，把电脑放到膝盖上。MSN正在闪。

“春风”对麦丽说：“我是爱你的。”

麦丽打了一个字：“滚”。

那边沉默了，下线了，也许是隐身。麦丽笑。把“爱”挂在嘴上的人，是敲诈者，是骗子，不是骗别人，就是骗自己。

索江上线了，他也该到公司了。

索江说：“晚上咱们去吃西餐。”

麦丽知道，公寓楼三层有很好的西餐厅，搬过来后就说去吃，但一直没去。

麦丽打电话给自己的闺蜜颜婉，问：“想吃西餐吗？索江请客。”

谢丹青有一天从公交车上跌下来，坐在马路边上，再也起不来。同行的老公吓坏了，拦住公交车不让走，造成了交通堵塞。警察来了，救护车也来了。警察对脸色苍白的司机和售票员说：“这事你们该负责任。先带人家瞧病，有什么事协商着再办。”

司机嘟囔：“车挤不是我们的错。”

“不是你们的错，但总得有人负责任。”警察面无表情，在事故单上写着什么。谢丹青的老公路大雷伸长脖子看，警察对他说：“别看了，赶紧去医院吧。”

司售人员觉得很倒霉，谢丹青的老公觉得很倒霉。有时候八百年不遇的倒霉事，就能叫人赶上。找谁讲理去？

但最倒霉的还是谢丹青。她站不起来。在医院拍了片子，做了各种检查，她的骨头没伤，筋没扭，只是皮肤上有一点点淤青。可是她站不起来了。

外科医生开始紧张，趁他们去拿药的时候问对桌：“这不是想讹钱吧？”

“挺老实的，不像啊。可能是被吓着了。”对面的大夫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
接下来谢丹青住院了，住外科，一直不见好转，上厕所都很困难，得像骨折病人那样拄着拐。公交公司的人可真是慌了，他们没想到还会出这样的事情。一张支票押在医院，眼见得钱像流水哗哗地淌着。报社的记者也来了，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谢丹青的病，而是在公共场所意外受伤，怎

么能得到社会保障。这样高深的问题，基本是没有答案的，也就是说，说完了就过去了。

谢丹青是中年妇女，有个孩子，和老公两个人都是蔬菜公司的工人。他们的收入都不高，单位效益也不怎么样，没积蓄。这件事把他们打入了深渊。过了一个月以后，他们家的家底差不多折腾干净了，医院也找到他们，说：“你们要么出院，要么转院吧。我们是实在没办法。”

路大雷急了。好好一个人治成这样，花了那么多钱你让出院？没那么容易的事。

他一把揪住医生的脖领子说：“我们走可以，可我们得正常地走出去。她一天不站起来，就一天不能走。”

公交公司的人也不干了，说：“你们得赶紧把这女的弄好了，要不她还赖我们一辈子。”

这样，事情就僵持下来。医院只好找专家来会诊。

通常大家认为，专家基本是一群凭着学历资历，信口开河的学术混混。但也不能否认，专家里也有明事理的聪明人。有一个叫黄家宝的年轻医生，也参加过麦丽病情的会诊，他首先把两个人的病情联想到一块去了。

黄家宝开会的时候，把这事给说了，还拿来了两个人病历的对比。她们的临床症状太一致了。麦丽是打高尔夫球时球杆脱手扭了胳膊，从此就一蹶不振。查不出原因，不知道哪的毛病，总之就是身体状况恶化，一天不如一天。这样子和谢丹青如出一辙。

“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我们不认识的病。都是突然发病，失去力气。”黄家宝很想肯定地说出些什么，可又觉得没什么底气。

“你什么意思啊？”有人不耐烦地问。

“我是说，他们可能有着什么共同的遗传基因，或者吃过同样的东西，接触过同样的物品，做过同样的事。”黄家宝揣测道。

屋子里传出一阵大笑。有人高声说：“她们每天都会上厕所、会喘气。”

笑声更加放肆激烈了，黄家宝坐下来，不再说什么。

但他还是抽时间去查了两个人的资料。很遗憾，这是两个生活轨迹截然不同的人，她们根本就不认识，而且，从来没有出现在同样的场所里。谢丹青给超市配菜的时候，麦丽一般还在睡觉。谢丹青给孩子做饭的时候，麦丽则在酒店里和索江调情，或者在疯狂购物。

当然，他们也不可能有什么亲戚关系。八竿子打不着，往上数多少代都不沾边。

她们唯一相同的地方，是共同呼吸着同一个城市中的空气。可为什么只有她们两个生这样的怪病呢？

唯一的解释是，这个城市中同时出了两个倒霉的女人。生活环境天上地下，倒起霉来却是一样的。

麦丽和谢丹青并不知道彼此。此时此刻，谢丹青正哀怨地对守候在身边的老公说：“我真觉得对不起你。你是好人，可我却已经残了，我完了。”

路大雷紧紧地抓住她的手：“你别胡思乱想了。”他自己就没有多想，他不可能意识到，在很多情况下，“对不起”可能另有深意。

这个时候，麦丽第一次坐到了索江为她买的新轮椅上。她还没有感到累赘，只是觉得新鲜。不用自己迈开双腿就能移动，这似乎是一种奢侈。

索江在前面走着，韩阿姨在后面推着，麦丽仔细地体味着，看自己按照别人脚步的频率“走”在楼道里，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因为不用担心方向，所以更容易左顾右盼，她居然第一次看到楼道的墙壁上，还挂了很多油画，色彩很浓重，有花卉，也有风景。

进入电梯，电梯下行，失重的感觉增加。麦丽想，要是颜婉看到自己

这副模样，该有多么吃惊。想到这里，不由得神色黯淡下来。

她甚至有点不希望颜婉来了。可是，颜婉是她约的，她还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才让索江同意颜婉和他们一起吃饭。索江认为，把颜婉找来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念头。她要赶到这里，需要穿过几十公里堵车的街道，更何况，索江并不熟悉颜婉。

韩阿姨送他们到三层的餐厅门口，就算是下班了。索江推着麦丽走进餐厅，浓郁的香味儿和暖洋洋的灯光，把人一下子扯回到世俗之中。颜婉居然先来了，在他们订好的座位上，向他们招着手。吃惊的表情和她热烈的动作极不协调。

第二章 淹死自己

一个年轻女人，躺在浴缸里，准确地说，是浸泡在浴缸里，就像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美女标本，头一眼的感觉是相当的香艳。

索江有点不高兴。他为麦丽安排了丰盛的晚餐，想改善一下麦丽的心情，可是麦丽却执意叫来颜婉。于是，颜婉的惊讶代替了索江的温馨，整个晚餐的过程中，充满了颜婉不解的提问。令人奇怪的是，麦丽显得很有耐心，好像对自己的病津津乐道。

索江试图把话题转开，谈谈天气什么的，可麦丽却说：“让我多说点话吧，不一定什么时候，我就说不出来了。”

索江只好沉默，他能干的就是帮麦丽把牛排切开。麦丽没怎么吃，沉迷在话语里的女人也吃不下什么。

颜婉突然陷入了沉思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前些日子好像报

纸上登过一件事，一个女人从公车上摔下来，就没力气了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”

“那不是麦丽。”索江不快地说，“麦丽是不会去坐公车的。”

“我是说，她们会不会是一种病？如果有很多人得了这样的病，那么知道这种病的人可能就会多些。知道的人多了，就不应该是怪病。”颜婉没有注意到索江的情绪，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。

“你说得有道理。”麦丽鼓励道，“索江应该去打听打听，是不是很相似。”

“这点事姐们儿就帮你办了，不用麻烦索江。”颜婉大包大揽地说，“我有朋友在医院当大夫，我去找他打听，回头来向你们汇报。”

麦丽赞许地点头，这真是太好了，这正是她想要达到的效果。颜婉应该和索江多接触，不管用什么理由。

在和索江交往的这件事情上，颜婉帮过大忙。当初她们都是来大城市闯荡的小野模，一同租住在单元房中，过着外表光鲜，实际上猪狗不如的生活。后来，麦丽遇到了索江，是颜婉帮助，挡掉了当时麦丽原来的男朋友，让索江把麦丽从苦海里拯救出来，这才过上了两年的好生活。现在，是麦丽报答颜婉的时候了。

当然，这些索江并不知情。索江不知道麦丽认识他前的一切，也没打算知道。他只是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姑娘。

可是，麦丽却并不投入。麦丽心中想的更多的是找个靠山，衣食无忧。一个连每天的生存都是问题的女人，毫无安全感，还奢谈什么感情呢？对于索江的一切投入，她无以回报，只能以身相许；同样，为了感激颜婉为她承担的麻烦，无以回报，只能以男友相赠。

麦丽很为自己的回报自豪。她知道，她和索江的结束，只是时间问题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明年，总之，不会拖得太久。

索江疲惫地闭上了眼睛。麦丽病了以后，他几乎认识了这个城市中所有的专家，还独自攻读了很多相关的医书，在网上搜索了无数资料。他现

在也已经速成为半个专家了。颜婉说的事情他当然知道，哪还用得着去打听。别添乱了。索江想，女人真是另外一种动物，总觉得自己聪明，实际上做的都是无用功。其实在这件事情上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，希望一种新的药物歪打正着地出现。颜婉问谁，都是徒劳。

黄家宝心事重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有点垂头丧气。那些高高在上互相轻视的同事们让他厌恶，一会诊就像是开了辩论会，谁都不肯顺着别人的思路往下多想一点。黄家宝甚至觉得，他们更热衷的，也许只是争论本身，至于争论的结果，他们才不在乎呢。

可是没有办法，黄家宝虽属专家，却是后辈，可以发言，无人倾听。再说，他只是寻找到了的一线光亮，前面这路是死路还是通衢，自己都没有把握。

现在下班了，很累了，今天还看了很多病人，就别再想这件事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开始注意街道两边食品店的橱窗，琢磨着是买面包还是烧饼。

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响了，是他的大学同学邹放。

邹放的运气比黄家宝差多了，同是医学院的高材生，邹放却为了能留在城市中，当了法医。黄家宝有这样的同学，唯一的好处是，能托他想办法，查麦丽和谢丹青的底细。

邹放说：“我遇到了一个相当古怪的事情。不过我想，你肯定对这事儿感兴趣。你来我这一趟吧。”

邹放出了现场，刚回来，坐在家里吃方便面，津津有味。黄家宝来了，一看见就说：“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？你学医的还不知道。我请你吃点正经的饭吧。”

邹放摇摇手，给他看电脑里的照片。

一个年轻女人，躺在浴缸里，准确地说，是浸泡在浴缸里，就像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美女标本，头一眼的感觉是相当的香艳。

“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？”邹放问。

“不可能是自杀，人不可能把自己淹死在一个浴缸中。”黄家宝说。

“错。”邹放摇摇头，“我现在走投无路了，只能做出自杀的结论了。可是，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。”

他不停点击着新照片，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这具艳尸，有全景，有特写，有正面也有背面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没有外伤，没有淤痕，不是掐死的，也不是吃了药，现场不见任何打斗的痕迹。她怎么了？就是洗着洗着澡，突然决定把自己淹死，然后就躺在浴缸中，任水没过她的头顶，不做任何挣扎。你说这符合逻辑吗？她连遗书都没写，客人的钱也没有收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啊？”黄家宝没有女朋友，眼睛直勾勾盯着电脑屏幕，嘴里啧啧有声。

“我想起你上次找我帮着查资料，说起的那两个女人。”邹放说，“那叫什么病你查出来没有？就是浑身突然就没了力气。”

“你是说，她洗着澡，突然就没了力气，然后就跌倒在浴缸里了？想站起来却无能为力，只好眼巴巴看着水一点点没过自己，动都动不了，甚至没有力气呼救是吗？”黄家宝一边说着，一边心里寒了一下。要真是这样，这个女人死得是多么绝望。

“我猜是的，也可能是她滑倒后才发现没有力气了吧？可你要是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的推论才成立。有这么一种病吗？”

“没有，至少到现在没什么定论。”黄家宝直起身来，感觉到饿了，现在他才觉得，方便面也挺香的。

“那我只能按照自杀来做结论了。”邹放失望地说，“反正也无所谓，她这样的人每年都要死很多，命如草芥。”

“她干什么的啊？”黄家宝随口问。

“一只鸡。”邹放说，“被客人叫到了宾馆，说是先洗个澡，结果进了卫生间就不出来了。嫖客等半天没动静，进去一看，差点没吓昏过去。”

黄家宝愣住了。他的脑子开始飞快地转起了念头。